

謝 辭

這本論文的背後，是許多人對我的關懷與協助。我心中洋溢著幸福感，卻同時有著無限的惶恐，因為我不知如何一一報答大家對我的恩情。庶幾以這篇謝辭，表達我內心感激於萬一。

2001 年夏季某日，我在黃源盛老師的書房，發現了一本「自大同元年至康德二年」的《最高法院判決例》。由於對近代史頗有興趣，所以立刻知道這是「滿洲國」的產物。不過，當時我也只是驚嘆一下，就沒有再去深思其代表的意義。老同學清琦正就讀於政大外交所，他的碩士論文以「旅順大連租借地」為主題，因此收集了大批有關日本經營滿洲的史料及論著。透過與他的長期對話之後，開始對關於滿洲的殖民史——尤其是滿洲國這一段——有了進一步的瞭解。不過，當時仍沒有想到要以法制史的角度來研究日本在滿洲的殖民統治。直到 2002 年初，我開始感到時間的壓力，因而亟欲決定碩士論文的確切主題。為此，我也與父親作了深入的討論，父親很瞭解我的興趣所在，於是明快地建議我：「你就寫滿洲國的法制史吧！」頓時我豁然開朗。我把這個想法告訴黃老師之後，他眼睛一亮，立即表示贊同，認為值得放手去做，因為這是華文世界沒有人嘗試過的題材，且可作為日治台灣法制的比較例。於是，我便一頭栽進了「滿洲國研究」的世界。

寫法制史論文，最常面臨的問題，要算是「史料蒐集」的困難。滿洲國存在於二十世紀前期，距今未遠，然由於該政權倏然瓦解於蘇聯進攻，而其存在之「合法性」又不為中國所承認，日人有謂「國破山河無」者，以致許多史料往往亡佚、或塵封而不見於世。因此，寫這個「近代法制史」的主題，可能比寫《唐律》、《明律》、《清律》等傳統中國法要來得困難。所幸，黃老師熱愛廣泛收藏書籍，不僅提供滿洲國《最高法院判決例》、前野茂的《滿洲國司法建設回想記》等難得一見的文本，而且還持續為我注意日本方面的相關資料；清琦也熱心地提供大量的珍貴史料與論著，與我一同在台大法圖地下室書庫「尋寶」，並作我的長期對話夥伴，使我在起步上順利許多。文本史料固不易求，而「滿洲國經驗者」更難得親自訪問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黃老師幫我安排了對梁肅戎先生的訪談。梁先生曾任滿洲國的檢察官，亦曾因抗日被捕，他非常誠懇、詳實地為我描述其「滿洲國經驗」，使得這本論文能夠有「田野調查」的基礎。

在醞釀、撰寫本論文的過程中，幸運的我可謂得道多助。黃源盛老師

的中國法制史及法思想史、陳惠馨老師的歐陸法制史、陳起行老師的法理學、林秀雄老師的法學日文、陳計男老師的民事程序法，分別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我在寫作上的思維理路。茂霖、湘鈞、章一、行政管理所的禹良、台大中文系的界勇、政治系的展星、醫學系的誠一，都是相當照顧我的好學長，並且各自在不同的方面對我啟迪良多。琴唐、以馨、及中研院的秋英，在資料蒐集、版面處理、或口試事務的安排方面大力協助，省去我許多摸索的時間。政大法研所的東君、永鉉、琴唐、以馨、伯峰、益祥、熙平、健志、蕾琪、郁如、靜儀、嘉宏、泰平、嵐崧、敏超、藝蓁、清大史研的世菁等好夥伴，我們一起求知、一同玩耍，使我有四年豐富、愉悅的法研所生活。台中一中老同學伸全、瑞杰、營忠、家銘、士文、嘉麒，台中二中好友浩學，台大政治系老同學文信、毓瑩、俊毅，台北大學好友哲維、保源、大翔，雖然各自在不同領域活躍，有的甚至遠在國外，卻都不約而同地，時常主動關心我的近況，令人倍感窩心。

在研究所這四年之中，我也遭遇到人生的極度低潮期。2002年4到6月間，我以近乎自我放逐的方法來沈澱心情。在那段彷徨的日子裡，台大時代的老室友方旗、政佑、以及政治系學弟于傑，熱誠地接納了我，讓我重溫了過去在台大男四舍的美好時光。在這人生的谷底，我仔細思索以前王泰升老師勉勵我的一句話：「只要清楚自己在做什麼，就不怕當無業遊民。」原本，我一直視求得國考「功名」為安身立命之基，屢次的落榜給意志帶來沈重的打擊。經過這段沈思，我才領悟到，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其「身分」，而在於其「作為」。從此，我開始以比較積極的態度來面對自己的未來。

在籌備論文口試的階段，政大日文系的傅琪貽老師、台史所的林玉茹老師熱心相助，引荐這本論文給許介麟老師及鍾淑敏老師。這本論文的口試委員，除黃源盛老師之外，有黃靜嘉先生、許介麟先生、鍾淑敏女士等三位老師。黃靜嘉老師是研究日治時代台灣法制史的先驅，初拿到論文口試本時，就很專注地與我長談相關問題，口試時更以其法制史專業，對我論文中法學論述的缺失提出指正。許介麟老師是日本研究的大師，對日本近現代史及政治思想有廣博深入的研究與精闢獨到的見解，他事先很用心地把口試時要提出的問題，整理成好幾張小卡片，口試時從宏觀面對這本論文提出許多修正建議，甚至還主動惠賜補充資料給我。鍾淑敏老師是台灣史研究的新銳，她的研究亦旁及日本乃至東亞近代史，口試時以其歷史學者的嚴謹作風，針對這本論文的用語及推論，敏銳地點出了數個有待商榷之處。2004年5月28日口試當天，是我大學畢業以來最快樂的日子，琴唐、以馨、益祥、熙平、健志、保源，熱情地到場旁聽為我加油。尤其是保源，從文化大學一路騎車來到政大，讓我感動不已。

最後、也最重要的是，我要感謝父親、母親，因為他們的辛勞呵護，讓我在這把年紀，仍能「不事生產」地作個專職學生。也因為父母的不斷鞭策，使得疏懶怠惰的我，能夠及時振作、為所當為。當我內心彷徨、舉棋不定的時候，父母就是我最好的顧問，讓我能在數次的挫折與迷惘中，重整旗鼓，作出最妥適的決定。作為對父母養育之恩的一點回報，這本論文是獻給他們的！*Optimis parentibus*！

吳欣哲
謹誌於基法中心
2004 年 7 月 1 日